思適齋集

思適齋集卷十二

元和顧千里澗蘋

序

知不足齋叢書序 庚午六月

嘗論刻書之難有三所據必善本而後可一難也所費必多貲而後可二難也所校必得人而後可三難也此三者不具終無足與於刻書之數豈非難乎今之具此三難而以之刻書者其莫如吾友鮑君以文也君收儲特富鑒裁甚精壯歲多獲兩浙故藏書家舊物偶聞他處有奇文秘冊或不能得則勤勤假鈔

厥副數十年無懈倦其稱說一書輒舉見刻本若鈔本校本凡幾及某刻本如何某抄本如何某校本如何不爽一二也其於本有如此者梨棗之材剞劂之匠遴選其良費而勿靳生產斥棄繼以將伯干百錙銖咸歸劂氏猶復節衣減食裨補不足視世間所謂榮名厚實快意怡情者一切無堪暫戀祇有流傳古人著述急於性命乃能黜范其所處朱頓乎斯事也其於貲有如此者并涉四部旁綜九流奧篇隱事心識口誦元元本本有經丹黃甲乙者如風庭之掃葉又況先達聞人洎二三雅素往復揚搉集思廣益外

此即土壤細流咸不讓擇大要期諸求是每定一書或再勘三勘或屢勘數四勘祁寒毒暑舟行旅舍未嘗造次鉛槧去手也其於校有如此者是故生平前後所刻不下數百種獨彙而爲叢書者已至二十五集人徒見知不足齋板片滿家印本徧天下幾等齊夫尋常刻書之易易也而亦知君之爲其難者有如是乎他日見語曰相知二十年餘且於書有同嗜焉子何可無叢書之序夫叢書向有序矣將奚以序之亦唯有論刻書之難而已亦唯有論君刻書之難而已抑吾聞知其難而以難者爲難則其易也將至矣

不知其難而以難者爲易則其難也將至矣事誠有之書亦宜然吾願今而序叢書也後有刻書者得因以奉教於知不足齋毋專守兔園冊子毋計較錐刀錢物毋貽笑造磨弱杖先其難後其易留刻書種子於不絕則君之有功於書豈僅在所刻數百種哉遂不辭而序之如此

張月霄書目序 丁亥七月

書之難聚而易散自古云然矣以予目驗前者先從兄抱沖小讀書堆我友袁壽皆五硯樓秘笈不少方欲一傳而片紙不能守滋蘭堂主人朱文游晚失厥

嗣手斥萬籤載販鬻家一出一入詭得詭失遂覺同歸於盡後者有常熟陳子準張月霄二君於書好同聚同能讀同十年以來名在人口予頻歲出游不及與之賞奇析疑而僂指識面所以深期之者未有艾日月幾何聞子準天無子半生心血所收徙供族人一賣月霄家落責負者傾囊倒篋捆載以去於是屬望之素方且爲之喀然矣忽一日月霄跡予於里中出巨冊盈尺置几上謂曰此所刻書目續目也刻纔成而書散書散可惜刻成可喜願爲我序之予曰唯唯今夫書之有目其塗每殊凡流傳共見者固無待

論若夫月霄之目乃非猶夫人之目也觀其某書必列某本舊新之優劣鈔刻之異同展卷具在若指諸掌其開聚書之門徑也歟備載各家之序跋原委粲然復略敘校讐考證訓詁簿錄彙萃之所得各發解題其標讀書之脈絡也歟世之欲藏書讀書者苟循是而求焉不事半功倍歟然則此一目也豈非插架所不可無而子樂爲之序者哉予又念抱沖之存嘗爲讀書志徘徊矜慎汔未具藁予擬撰所見諸藏書家菁華匯著一錄而亦牽率以老有願莫酬以視月霄之汗青告成才何其敏力何其勤殆弗可及也已

設使書於月霄不限之以散而進之以聚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必再續不一續不盡泄天地間之秘不止而豈唯是四十卷哉此予所以爲月霄序而含豪掩卷重爲之三歎也夫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序

汪君閬原藏書甚富取宋本元本分别編其目各成一册以予於此向嘗究心出以相示且屬爲序夫宋元本之可貴前人所論綦詳收藏之家罔不知寶而近世稱鑒別精審網羅廣博者唯遵王斧季數子而已今汪君宿具神解凡於有板以來官私刊刻支流派

別心開目睹遇則能名而又嗜好所至專壹在茲仰取俯拾兼收並蓄揮斥多金曾靡厭倦以故郡中得流有名秘笈搜求略徧遠地聞風挾冊趨門朝夕相繼如是累稔遂獲目中所列宋若干種元若干種既精且博希有大觀海內好古儆求之士未能或之先也汪君之於宋元本可謂知之深而愛之篤矣聞嘗思之天水蒙古兩朝自秘閣興文以暨家塾坊場儒學書院雕鋟印造四部咸備往往可考固無書無地無人不皆宋元本其距今日遠者甫八百餘年近者且不足五百年而天壤間乃已萬不存一雖常熟之

錢毛泰興之季崑山之徐尙著於錄者亦十存二三然則物無不敝時無不遷後乎今日之年何窮而其爲宋元本者竟將同三代竹簡六朝油素名可得而聞形不可得而見豈非必然之數哉然則爲宋元本計當奈何曰舉斷不可少之書覆而壘之勿失其眞是縮今日爲宋元也是緩千百年爲今日也幸其間更生同志焉而所謂宋元本者或得以相尋而無窮計無過於此者矣乃若汪君之於宋元本其知之也深其愛之也篤其欲爲之計者當必有度越尋常之見故詳述斯語用爲序而稔諸壬午閏月朔書時將

復之揚州爲洪賓華殿撰校刊說文繫傳之前一日也

石研齋書目序 乙丑三月

廣圻今年獲識敦夫先生入石研齋觀所藏秘笈并示以新編書目上下二卷尋覽既周歎其體製之善也葢由宋以降板刻衆矣同是一書用較異本無弗負若徑庭者每見藏書家目錄經某書史某書云云而某書之何本漫爾不可別識然則某書果爲某書與否且或有所未確又烏從論其精觕美惡耶今先生此目創爲一格各以入錄之本詳注於下旣使讀

者於開卷開目瞭心通而據以考信遂不啻燭照數計於是知先生深究錄略得其變通隨事立例惟精惟當也特拈出之書於後爲將來撰目錄之模範焉若夫收儲之勤鑒裁之審以及丹鉛甲乙之妙江君藩之序悉之矣

陳寄墦古瓴錄序　乙酉十二月

瓴之興也久矣而有款識則昉於漢洪文惠以永平汝伯寧曹叔文謝君永初五種入於隸續又有北宮衞令邯君等數瓴因篆書不列近時著錄家如嘉定錢氏大興翁氏青浦王氏陽湖孫氏諸書各就所得

不限篆隸並載吉金貞石之間其獨以塼埴文字爲一書者聞海鹽張氏燕昌嘗從事焉而未成也今年予薄游上海因右白段君識寄蟠陳君過其所居曰古甓齋見其堆几積案是物纍纍若篆若隸照耀心目復出所撰古甎錄一書相示自漢元朔至晉隆安無年月者附末前舉原文後係跋語省覽一過知其嗜古之篤討索之勤故能元元本本詳哉言之抑又旁綜昔人著述中涉及此事者凡范成大施宿潛說友魯應龍之流單詞隻義披剔靡遺於譚古甎者幾欲歎觀止而豈僅收藏之富鑒賞之精已哉刖後書

來言將授剞氏且屬為之序予不能辭答以宜用精拓墨板乃不失眞庶乎同癖家置一編咸若躬親摩挲古澤固非寄蹻不能盡善至是矣前予從常熟蔣大令伯生獲山左新出晉太康九年故掖令高平檀君墓甎打本一種郵而貽之并書於此旣廣異聞且志墨緣往還之雅云

彭甘亭全集序 甲申九月

詞章之爲道唯有至性至情者爲之而後可傳歷觀往古靡不若是求之於今則吾友彭徵士甘亭其人也徵士少奇穎甫出即聲滿名場迨成老宿世尤交

手推重槩居鉅公幕府其詩文皆沈博絕麗見者固以爲金玉淵海卿雲黼黻矣抑其於親孝於弟慈於伉儷篤於交遊信終身韋布而拳拳世事有慶也忻有憂也思浩瀚千言者性情之發露者也驅使萬卷者性情之摶結者也有集如此而焉有不傳嘉慶丙寅在邗江刊初集曾命作序予以君年猶未艾學方日進不欲遽爲論定辭而弗爲又一週星丁丑在郡城刊續集君識益高不復索人序道光辛巳改元之歲於其家遇疾俄卒時方往來孫古雲龔伯所古雲既經紀其身後仍取未刊之稿同吳江郭麐祥伯定

爲遺集詩文各一卷與先此其弟元培綺塘子長熙
壽伯所商摧纂輯詩文集續集注十六卷又懺摩錄
一卷將合之成全集後二年屬予於江甯付雕且爲
之序古雲之所以謀傳君者至矣予自識君到今卅
載而近其間戊辰己巳同校李善注文選壬申癸酉
甲戌同校胡三省注通鑑兩書獲成盛行於代大抵
多賴君力嗚呼茲乃以溝壑餘生而荷君後死之責
青簡尙新斯人不作豈非大可痛哉君晚年頗深釋
學純儒每以爲病予獨謂君一生遭遇多所失意非
特抱才負器無分立功甚至骨肉凋零親故衰薄貧

賤難居繼嗣竟乏方復世機俗態日夕相涸屈清剛儁上之心胸爲和光同塵之面目中有所遇莫可告語則其所謂至性至情者安得不鬱轖沈滯感慨哀傷神爲之枯命爲之損唯有竺西書宏闊勝大之談暫一消磨耳豈等尋常溺惑彼教卑者徇因果利益高者如陸法和不睎釋梵天王耶後世讀君集者倘能知之至其鄉里家世立身本末之略有松江姚椿春木所作墓志在

半樹齋文集序 丁巳

文之爲道不尚於能工而尚於可貴俗之論者曰工

則貴耳此甚不知文者也夫使其文也讀之而無益雖工奚貴焉讀之而無益而又有損則彌工而去可貴者彌遠矣蓋嘗持是說以求天下之文而嘆服我友小蓮爲不可及也小蓮之文根源經籍貫通體用其爲論說也思深見卓理勝詞達讀之可以决是非定得失其爲歌詠也意旨精純激揚微眇讀之可以感與性情扶持名教舉凡爲文之弊若華靡無用詭誕不根諛佞可鄙與夫一切淫哇放蕩而至於無忌憚者皆不能以一語相溷文之可貴莫可貴於此矣是故小蓮誠以工文名者也特人之名小蓮者不過

即其文之精采鎔裁聲律章句之類而以爲工且未必不因其以爲工也而欲取彼雖工弗貴與彌工而彌弗貴者校一日之利病短長不知彼之所謂工具小辨小慧即無弗能此則惟天生英才加之實學者能之耳故其難易明而其貴賤自明其貴賤明而後小蓮之文之工乃益明或者又謂小蓮年甚少學甚力其爲文日進而未有已夫工文而如小蓮將來洵不可以限量而其所以可貴而難能者即此日實已造乎其極故敢書所見以爲序并告天下後世之知文者

江鄭堂詩序

世之論詩者以爲有學人之詩有詩人之詩此大不然詩也者學中之一事如其不學無所謂詩矣是故吾友江君鄭堂人咸知其爲學人也而其詩神思儁永體骨高秀鎔裁精當聲律諧美雖窮老盡氣期爲詩人者未見其能臻此也生平所作極富散失幾盡今子某始掇爲二卷吾觀天下詩人讀鄭堂詩者曉然曰學之所至詩亦至焉則詩道其興矣敢書斯言以爲序

春草堂詩題詞 丙戌春分前五日

自古絕藝皆一而後精唯詩亦然故五言七字爲者甚多精者甚少非精之難一之難也若夫謝君佩禾之於詩可謂一矣客歲識君知所選有藺言集所作有春草堂稿蓋其爲人也豈特行立坐臥念念在在無非詩者抑且交際酬應逆旅跋涉人物也山水也皆君詩料而已矣懽欣也愁戚也皆君詩情而已矣一於詩乃至如是然則何怪其精而又精靡有止境也僕少學詞賦略得通解未逮名家遷攻他業中年碌碌盡忘所能君乃欲引而近之與譚此事實滋愳焉無已請取君所以獨精之故揭而著之於卷君方

將壯遊楚粵或値有一於詩類君者則相視莫逆之下其諸必以僕爲知言也歟

何寓庸所作顧君步巖小傳後序

家南雅編修蒓遺書及何寓庸堂所作顧君步巖小傳於予君編修之祖也書云當日是傳於我祖藏書言之甸略此外今世人罕知者思別爲文庶有以傳焉是唯予能故相屬予謂寓庸是傳固將以傳君者也其言藏書限於邊幅容有所未盡而亦具見大意其殆可以傳君矣乎雖然君實自有其可傳者吾徵諸所聞則長洲張先生思孝每稱近世藏書當數義

門爲吾郡一宗又稱君部錄之學深造義門堂奧有類繼別考鑒密而包羅廣出同時諸家上先生則編修暨予所師事中吳之獻也君之可傳洵已抑徵諸所見君歿已久家經中落書因佚出前卅年許吾從兄之逵頗收得其間若宋元刻若影寫若名鈔咸精確秘善無一俗本大抵常熟毛錢泰興季崑山徐著錄之物或更有出其外者然則不啻與之上下而君之可傳又如是矣且夫君之藏書可傳而君藏書之心尤不可不傳蓋藏書也者或公其書於天下或私其書於一已出彼入此唯其心之所爲而已矣公書

於天下者無所爲而爲之懽[illegible]蹟之微絕也閔承習
之駿舛也收拾欲墜護持僅存夫勘譌可資起廢翳
賴所謂守先以待後焉耳凡厥所以爲心將不獨有
益於書而皆有益於書者也故曰不可不傳也苟反
是而私書於一己鄙者規爲利夸者規爲名各就所
主而極其弊凡厥所以用心皆不至有損於書不止
而尙焉用傳爲試舉是傳言君所以謀古人之不朽
而斥小夫之矜炫者觀焉犖犖數語其公書於天下
之心較然明白則君之有益於書從可識矣豈非不
可不傳哉吾特引而伸之揭君此心於千百世斷乎

不隨插架聚散存亡且凡聞君之風者其心公俾之有所效法若其心私幸或萬一憬然知變也而君之有益於書乃無窮矣豈非不可不傳哉至於君身後迄今誠世人罕知知是則此心之不事矜炫使然所謂有若無實若虛焉耳彼世人其何能知之其又何能知君之可傳如是君之不可不傳如是也然予亦奚敢謂能傳君也生平所持是曰是非曰非既不諧世人所樂聞使復持藏書之說從原伯魯輩强聒將不免未脫諸口懸見排擯也然則予今日正恐不能以其言自傳又安能以其言傳人而敢謂能傳君哉遲

回久之序其言於後以復編修其尚有望於世人知之者君之不可不傳也其不終望於世人知之者君之無待世人自有其可傳也

附顧君步巖小傳

何堂 寓庸

君諱階升字步巖先世自南京徙蘇郡祖若父皆以忠厚起其家家故素封然君之自奉如常人能屏絕紈袴侈汰習而於族黨親故鄰里間遇有婚喪貧不能舉者必周恤之無德色以故閭黨中無不稱爲長者宗中多貴仕君獨恬然無所慕性疏達絕不問家人生產惟以圖籍法書名畫自娛樂

書齋之內縹緗插架者萬餘卷遇一編實能挹其精華并識其刊刻鈔錄收藏所自几案羅列古研尊彝茶甌酒碗無一而為近今物也余與君居相近交最久一歲中步屧恆相過從余每至君齋君必出其銘心絕品者相商榷焚香瀹茗輒為移日賈客挾冊至門者君為審真贗品高下判若黑白無不相顧愕眙以去和叔陳君病宋史之繁蕪而臨川舊本及祥符王損仲藁本皆不傳也欲重刪修以成一家言而苦考證之書不具備知君之藏書富也商於余余言於君君曰古人之書即古人

之心思精神所寄也幸其書猶有存者而後人得資考訂焉即古人亦藉以不朽余有書恨不能徧讀耳得陳君讀之而吾書不爲徒具矣蓄秘籍而沾沾自喜徒以資其矜炫之具不肯稍爲通假者余弗爲也乃按其目所徵求者悉舉畀之故陳君之史得君之助者爲多其通懷樂易如此體素頎碩無病年五十忽患痰厥來年八月遂以死其世系及君之行身大致則有譜牒及子翧應麟之行狀在

系曰傳也者傳也欲傳其人必舉其人性情顏面

而傳之令顧君之性情顏面宛乎在吾目也頁朋逝矣爲之傳庶異日讀之如接君之謦欬焉

思適齋集卷十二終

思適齋集卷十三

元和顧千里澗薲

序

詞學叢書序 己丑十月

江都秦太史敦甫先生前後開雕曾慥樂府雅詞張炎詞源鳳林書院元草堂詩餘綠斐軒詞林韻釋趙開禮陽春白雪皆罕見秘册也茲彙成一集名之曰詞學叢書而屬予以序序曰詞而言學何也蓋天下有一事即有一學何獨至於詞而無之其在宋元如日之升海內咸視夫人而知是有學也明三百年其

晦矣乎學困自存人之詞莫肯講求耳迨竹垞諸人出於前樊榭一輩踵於後則能講求矣然未嘗揭學之一言以正告天下若向有明而未融者此太史所以大書特書而亟亟不欲緩者歟吾見是書之行也塡詞者得之循其名思其義於詞源可以得七宮十二調聲律一定之學於韻釋可以得淸濁部類分合配隸之學於雅詞等可以博觀體製深尋旨趣得自來傳作無一字一句任意輕下之學繼自今將復夫人而知有詞卽有學無學且無詞而太史之爲功於詞者非淺鮮矣其言叢書何也蓋叢聚之書也夫言

乎其歸宿則同一詞學言乎其詞學之所從得則凡
如前後閼雕而叢聚者舉不可偏廢也抑鄙人向辱
歙鮑丈淥飲下交見其亦喜傳刻詞林罕見祕冊如
樂府補題碧雞漫志蘋洲漁笛譜之屬表章詞學於
太史所好最爲近之又有善本宋元人詞集百十種
遠出汲古毛氏上藏於家石研齋既嘗獲其副太史
必能討論編定他日合而釐次爲若干集可付殺青
庶幾詞學益顯且永永不絕則叢書也而全書矣遂
并序而志之

嚴小秋詞序

嚴君小秋以道光丙戌之冬還自淮上路由邗江過予寓齋相勞苦外舉所刻詞屬爲之序蓋與小秋別者閱十有餘稔矣非但予之羈屑備書頹膚日甚而小秋亦禄奔馳筆墨既煩且倦視前此意興殊覺其減也予因追思嘉慶辛未洎甲戌之間陽湖孫伯淵先生解組東省卜居白門招予至止下榻見客凡一時名流從先生遊者恆辱下交及之小秋多所能尤長於詞爲先生激賞而予所獲識之一也先生本於詞章考訂兼收並蓄而小秋絕不以考訂外予且頗許予爲知詞章引而近之每於城北城南選勝邀朋

置酒高會烹茗清譚接茵連襼無虛旬朔習之如常豈會計此境之爲難値哉俄而戊寅之春先生縣歸道山予旋多所轉徙迨前歲甲申乃重至白下維時小秋橐硯他出悵未得見獨卣夏徂秋三過向所居停之冶城山館於存問先生郎君之餘徘徊循覽漂弔係之思欲塡長調一闋以致茲懷而唱予和女星散雨絕逡巡中輟嗟乎斯人固不可復作卽曩之盛事美談往往猶在予與小秋目前意中者亦皆隨先生以去於是歎天下萬類無一足恃苟經變滅莫能索陳迹於無何有之鄉其有區區不共大化遷流者

庶幾性靈所寄之語言文字而已矣此則小秋之詞所以不可不刻而予之今日所以不可不爲小秋之詞序也若夫詞之工妙穀人祭酒山尊學士以下諸序俱能言之故不復述云

吳中七家詞序　壬午穀雨後五日

詞始於唐盛於五代宋元衰於明蓋明人於此大抵不過强作解事而二百餘年幾失其傳逮我　朝乃有起而振之者前若浙西後則琴話卓犖諸君駸駸乎步武玉田艸窗之後以繼其薪火而近日吾吳七家亦其選也七家者爲戈子順卿沈子蘭如朱子酉

生陳子小松吳子清如沈子閏生王子井叔英年隨肩妙才把臂生同里閈長共筆硯凡於詩古文詞罔不互相切劘必詣最勝其論詞之指則首嚴於律次辨於韻然後選字練句遣意命言從之閒諸子嘗盡取凡有詞以來專集若干類選若干旁及乎散見小說筆記者又若干博考精究以求夫律之出入韻之分合以暨其字其句其意其言如是者得之如是者失之權衡矩矱於斯大備輕重方圓未之或差是故諸子之詞平奇濃淡各擅所長而無一字無來歷則七家未有不同也今將合刊出以問世過辱以卑耳

之馬推予屬之以序予與諸子往多世交之雅東西奔走接跡稍疎昨暫返里相與譚讌間及倚聲予因舉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以爲詞有字焉句焉意焉言焉所謂繡鴛鴦也而所謂金針者其在律與韻乎是故名家之詞試執律韻以相繩則斤斤然弗敢踰絫黍而置而讀之但覺其字句意言之足以妙天下殆若握管而塡緣手而成初不知何爲律何爲韻也者譬猶善歌者聲聲歸宮字字入調使人移情而莫尋其分刌節度之迹也詞非若此固不足稱一時之盛唯若此則鴛鴦方出而金針先謝桊

人之有從看而無度與何予故弗惜饒舌括而出之曰此實唐宋到今一線孤傳之金針也諸子度得之矣曷不更以與天下之思度者是爲序

戈順卿塡詞圖序 丙戌孟夏上旬

昔陳其年爲塡詞圖今戈子順卿亦爲塡詞圖將毋同乎曰否其年之詞貌爲蘇辛逞其才氣奔放不拘足以驚凡目而不足以饜知音順卿之詞於兩宋諸家皆有得力而斂才就法選韻最嚴審調最確乍觀如平易三復之精密逾見詞旣不同圖自因之而異矣殆古人所言同而異之謂歟唯是其年朋遊一時

名士咸為之題具見各集順卿亦將徧索宇內操翰家雖題不限詞而仍以詞為主此一事則從同同焉耳以僕忝世交之素首先下問僕久廢倚聲心源若塞十日而不成章又迫有渡江之役乃走筆直書而為此序且欲與題者約必無犯前此題其年圖一意一語乃始可云題順卿填詞圖乃始可與題其年圖若金風亭長者異曲而同工計凡深於茲道定當能然則將來論先後填詞圖者又有此一事可謂之異而同也已

詞林正韻序

吾友戈小蓮有才子曰順卿詞章學問稟受趨庭具傳家法更於塡詞一事引而申之講求積年遂多神悟每聞其言云詞之大要有二曰律曰韻病夫牽爾倚聲者都不以此爲事於是欲起而救正之各著一書論韻者先成寫以示予發凡舉例詳哉言之皆探索於兩宋名公周柳姜張等集以抉其閫奥包孕宏富剖斷精微可謂心能通其故筆能暢其說者也此書旣出非特從前詞韻各種之雲霧曠然盡掃將見而今而後庶無落韻之詞已予向者治經餘暇亦復涉獵於此閒嘗思之詞之有韻與律殆猶庖者之枕

其籩豆縫人之製其裳衣皆自有所謂一定不易必不至糅飯於肴紉領於袂也萬一或然焉則三尺豎子鮮不瞥見而即能爲之更正其失况握管塡詞往往列在名人才士豈其知反出若輩下哉何乃遵循矩矱屛指無幾承譌襲舛若是之踵相接也蓋其初以學爲苦以問爲恥久之遂流入於强不知以爲知而莫克自反凡事類然斯其一耳夫人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前此之罔識適從勿論已今幸而分者合者所寬所嚴某部某字釐然在目取而用之可以坐收不勞之獲明於計者自必翻然吾知世豈乏護前者

亦當不敵遷善之衆也順卿此舉有功於詞洵不細矣其論律之善略已具槀能發前人所未發功可與論韻埒二書間或互相證明合而行之詞林指南於是乎備他日者編定見示不佞必叉擊節賞歎曰正如某腹中所欲言一同今日也雖老矣倘願得而序之

四春詞序 丙子立秋後一日

昔王子安自序其春思賦以爲雖弱植一介窮途千里未嘗下情於公侯屈色於流俗其言壯矣然其賦之歸宿特在於長卿未達終希達曲逆長貧豈剩貧

抑何鄙與夫春之感人則一而人之感春相萬今者諸君子懷美材居樂地翫淑景摛妙詞雍容鼓吹盈耳饜心洵知同所謂不能忘情於春而其中乃大不同矣若僕者少慕竹林之遺風長悟漆園之微指等人之榮利如糠粃視已之死生猶旦暮每當日月逝而可驚髮齒催而足痛亦復塊然置之漠然遇之兄其餘哉仍不辭握管引首者近有取於子安彼序春之所及遠矣春之所感深矣二語歎夫人即忘情於春而不能令春之所及所感獨見異此忘情之人也用以諗於諸君子

西園感舊圖序

吳山尊學士以詞賦書法歷名場入翰苑交徧天下迨其退歸終作寓公於邗江之西園屨恆滿戶外維時延崑來費君佐筆墨君英年妙才勤心精力復嗜學好問暇時輒從客譚藝益相得甚懽十年許如一日也辛巳秋初山翁一病驟逝君留西園經紀喪事而後去閱二載作此感舊之圖持示不佞謂獨不佞宜知圖意請爲之序於是不佞徘徊動色久之歎君之篤於朋友也今夫人非聖人則純駁何能不相參而人之論山翁也毀譽尤爲失其實故今日之言西

園無論江湖遊士在昔未爲山翁周旋者乘閒造謁
愴人及屋聊用西園一逞其志誠常人之常態甚至
有握齱小夫素賴生成逮死尚飽其餘蔭彼縱不識
西園爲西州復奚忍深沒其善專事反唇唯恐不至
耶試較君之館於山翁不過自食其力曾無豪末涉
干謁私儻使其視西園也獨來獨往勿問蓬戶朱門
均等諸逆旅過客亦殊弗負淡如水之初心於虹橋
一瀞差無慚色也而乃用情特厚不儩死生勤勤拳
拳有加靡已既闒之又欲序之嗟乎君之篤於朋友
何如哉不佞始識山翁在吳下嘉慶初年也洎甲戌

丙子際同孫觀察伯淵先生在揚蹤跡彌稔戊寅之春山翁遂見招料理觀察遺書殘稿屢移所住最後卽近西園側之斗母道宮累數晨夕明年秋中事竣而還其間議論不盡合山翁意指然山翁仍優容禮貌焉且比其退未嘗不對西園中諸君稱道之其最難得者有一語曰顧千翁從不欺人則諸君每述不置者也言猶在耳人竟云亡是可感也已爰併序而附此以傳嗚呼使山翁之靈光不泯將往來於西園如舊也必知此圖此序其自爲感也當更何如也哉

閉門研思圖序

天下之大人士之多爲之甲若乙難哉雖然科目之設比及是年而其人出矣若夫求一卓然著述爲天下後世所必不可少通上下若干年出不出未有數也今夫人士之沈溺於曉夜揣摩自冀一旦苟且弋有司而獲以逞其妻妾子孫之計身心玩好之欲者十之八九其或幸或不幸有異而不知天地間何者爲著述則同也下者習爲鄙近之詩古文詞用投流俗嗜好博富貴人俳優蓄之而丐其餘潤飾衣裘輿馬持粱齧肥儚儚洄洄者十之一二彼乃偶聞從古有著述一事方且目笑而心非之者也又其甚者本

非著述之才亦無著述之志慨當代二三大人先生宏奬之隙翻然以此事自居道聽涂說不知而作唯其速化而示人以多如七八之間雨集溝澮皆盈以投葉公之好者固如燥濕之値乃性即以投好眞龍者亦得承其見似人而喜之睸睞於是沽名邀利無往不諧此其人蓋亦不甚多有而其於著述也若苗之有莠吾觀其內名若利憧憧往來茲事借題耳古人來者不啻秦視越之肥瘠言心聲也支離曼延之文飾適形其惟庸故妄矣吾觀其外趨奔干謁於致名若利者惟日不足倘與以寂寂寥寥之居奚能一

朝恬處即使萬不得已老死跧伏終復志在鑽媒刺

獻呻其佔畢之下有車輪罔休者矣然則著述云著

述云者必反乎此可知矣今將安歸其歸之我小蓮

之閉門研思也客有問予者曰吾聞小蓮束髮時有

意於致君澤民不屑言著述壯而多病絕跡仕進每

脩身養性不肯言著述平日喜討論輿地沿革往往

優游於所得不欲言著述近之以閉門研思自爲圖

也度不過寄一時清興耳子又何言若是且豈暇與

不閉門不研思者相別白子何言若是予聞之而不

荅客又曰人情之變幻也苟有大人先生焉如子之

言於閉門研思者將貴之重之必且更爲假托之以相嘗試彼其工於詐欺殆亦猶西域之伎黎邱之鬼非可以究竟窮詰子又將何言予乃謂之曰此非客所知也客盍承我小蓮下風久而久之當必恍然有悟於吾今所言著述之人何者則謂之出何者則謂之不出而不吾問遂書之圖以爲序

壞室讀書圖序

交君曉樓自粵歸出壞室讀書圖相示夫曉樓爲漢學者也亦聞漢學宋學與俗學之所以異乎予嘗反覆尋求閱歷數十年而後得請以三言蔽之曰漢學

者正心誠意而讀書者是也宋學者正心誠意而往往不讀書者是也俗學者不正心誠意而尚讀書者是也是故漢人未嘗無俗學宋人未嘗無漢學也論學之分不出斯三途而已矣今曉樓既以讀書揭其圖又方爲漢學則其讀書也殆必有當於吾所謂正心誠意者矣壤室雖小其將志大宇宙哉至於今日俗學則歧之中又有歧焉本不正心誠意且不讀書徒盜讀書之虛聲詐漢學之借號以作投時之捷徑蓋因一二有力無識者提唱於前遂致千百鬼蜮闒茸者邪許於後侏張誕漫莫可窮詰其實不過西域

幻人黎邱奇鬼並無所謂學又焉有漢吾知曉樓遊行天下多遇此輩者其唾而弃之也久矣弗足爲曉樓陳猶牽連著及欲使後世觀圖將恍然邈然目壞室中若人乃眞爲漢學者也

老復丁庵圖序 丁亥十月

郭君祥伯以六十之歲名其庵曰老復丁自爲之記又畫圖索知交題咏焉其記專以自策勵爲主而歌詩盈卷則大率推本史游長樂無極相頌禱也於是予讀之而言之曰此固郭君之實事而不僅策勵頌禱之謂也今夫人生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變遷之

故徒以血氣盛衰之所使然耳於是乃有不爲所使之人獨能以神明使其血氣旣有以持其盛又有以持其衰雖其老也亦奚殊於少壯哉且吾聞之惟一藝之絕至者頪能旣老而不衰蓋其精神命脈之所在豈同髮齒筋力之與年運而往耶況夫讀書學道而絕至者又豈止區區一藝之所得耶夫吾之始識祥伯也在嘉慶辛酉之歲迨今二十有七載矣近則屢相聚於廣陵回視西湖彼時其意氣高邁標格適上殆如昨日論文賦詩與年俱進有漸細之律無可盡之才他人少且壯者往往望而卻避旣老而不衰

也如是卽以其所自策勵者觀之其爲莊敬日强異於疲薾頽放者流遠甚吾故曰老復丁者固君之實事也夫然而能以神明使其血氣如郭君者誠不待有還年之方駐景之術而自如是吾用是推之知君之從此至於耄期其彌老而彌復丁者當皆如是也然則長樂無極之頌禱乃非虛詞而仍實事也故爲之引申其說以書圖後并卽以爲君壽

百花庵圖序

西百花巷中有百花庵岩壑窈窕卉木蔛羅堂宇軒爽窗案明淨是爲王君月鉏所築而醉花主人則其

自號也主人性愛花又雅善飲酒喜與一時名流勝
士游良辰美景花香酒熟開尊速客樂飲盡歡於是
庵者如是有年矣爰記之以圖今夫吾人生世使養
生之外有園可游有花可玩坐上有客尊中有酒陶
然竟醉無問其他誠天以奇福與之也力能辦此之
人計亦非尠然而風雅好事足消奇福之目求諸今
日殆如星鳳無他非與之難而受之難也故握鯫小
夫豈之坐擁林亭者而錮勝絕賓或沒齒未嘗設茶
具甚則騖利馳名局蹙鑰鐍徒視牙籌爲身心等手
板於性命遑問花開花謝有酒無酒哉乃主人所爲

反是殆不肯自薄以毋負天之厚與可謂偶然遠矣僕家靡宿舂而神希天游他日當置飢驅獲暇昬周庵相見爲主人考酒經訂花譜且共生平二三朋游引滿大嚼修皇甫子奇醉鄉故事其諸如著我於圖中也是爲序

思適齋集卷十四

元和顧千里澗蘋

題跋

合刻儀禮注疏跋 丙寅

或問居士曰汲古毛氏刻十三經凡十數年而始成而居士云非善本也古餘先生合刻儀禮注疏乃一大經而難讀者僅改歲而成而居士云未莫善矣何謂也居士笑曰吾語汝乎夫毛氏仍萬歷監刻而已此其所以不能善也古餘先生以宋本易之而精校焉熟讎焉此其所以善也且其所以善先生自序固

略言之曷不姑就所言取此五十卷者并世所行者而讀之乎苟不能讀也抑讀之而猶不能知也則亦可以無與於論儀禮矣若夫刊刻歲月則遲而善可也速而善亦無不可也又豈深識者所當計耶問者不得居士之指而難遂舉以書於後

書撫州公使庫禮記釋文後 庚辰

南宋槧本禮記鄭氏注大冊明嘉靖時上海顧從德汝修所藏後百餘年入崑山徐健菴司寇傳是樓兩家皆有圖記乾隆年間予從兄抱沖收得之其於宋爲何刻未有明文也有借校者臆斷爲毛誼父所謂

舊監本而同時相傳皆沿彼稱矣抱沖續又收得單行釋文兩種一禮記一左傳亦皆南宋槧本禮記釋文即此也與禮記板式行字以至工匠記數罔不相同而名銜年月在焉予於是始定禮記之即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刻也其禮記以嘉慶丙寅歲陽城張太守古餘先生見屬刊行是時抱沖已沒遺孤尚幼釋文一時撿之弗獲聊用通志堂所翻單本附於後使讀者足以悟其爲撫本而已倏忽以來又一星終每念及此既一刻予實知之獨未能合併而傳其眞豈非尚留遺憾乎爰促姪望山尋出及今病中自力

細勘一過是正翻本之誤不少將一一改正以復其舊但太守久移江右予復留滯鄉里未審何日了此願耳元書裝四冊無前人圖記不詳出自何家出此而推通志堂當別有一刊本云

禮記考異跋

顏黃門有言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蓋以校書之弊有二一則性庸識闇強預此事本未窺述作大意道聽而塗說下筆不休徒增蕪累一則才高意廣易言此事凡遇其所未通必更張以從我時時有失遂成瘡痏二者殊塗至於誣古人

惑來者同歸而已矣廣圻竊不自量思救其弊每言書必以不校校之毋改易其本來不校之謂也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校之之謂也今古餘先生重刻宋撫本禮記悉依元書而別撰考異以論其是非得失可云實獲我心者也覯乎考異之爲書舉例也簡持論也平斷決也精引類也富大抵有發疑正讀之功無繭絲牛毛之苦去鑿空騰說之損收實事求是之益豈但有功于此書也哉夫固使弊于校者箴其膏肓而起其廢疾矣是爲跋

重刻吳元恭本爾雅跋 丙寅

經典舊本類就湮沒亶由樸學故艱於傳刻耳此明嘉靖時爾雅世已不多見蒙實病焉乃重刊之其本審知原出宋槧足訂正俗本譌脫今不具論以讀者當自得之矣

書周漪塘所藏毛斧季手校本說文後

段先生跋此後一月卽成汲古閣說文訂刊行今以此本覆勘訂所稱初印本及剜改如言部讀下一條𠫓部湯谷一條水部淲下一條丿部房密切一條田部古文一條皆不合又如萑部舊字下羊部羧字下肉部肒字下初印本不誤訂未明言之又可訂而未

載入亦往往而有然則後之讀此本者無竟以爲待魚之荃可也嘉慶庚申借閱於漪塘識是以歸之

書正德乙亥抄本搏雅後

此正德乙亥支硎山人抄本搏雅載讀書敏求記中其標題曰搏雅因此是曹憲所注本故爾今自明畢效欽以下本悉改復張揖舊名似是而實非矣揖表本在後觀晁氏讀書志可見今移之卷首者非也至如釋詁官君也廣韻二十六桓可證今誤爲宮桓歷也本方言一令誤爲柏嬴好也今誤从羸字書無此字也覩䙹也與集韻六脂引合今誤爲覞艮瞿也卽

方言艮堅也今誤為良慎廣也與集韻二十三錫引
合今誤為瞑繟闕緩也魑巢健也繬色縫也今皆誤
音為正文紕縫也與集韻二十三禡引合今誤為組
傺眙止待立逗也逗說文止也今誤為逼蒺箴也今
誤為簡籢之籢扚擊也今誤為斗杓之杓迒迹也本
爾雅說文亦同今誤為亢徐遟也即說文徐緩也今
誤為徐釋言誰呼也見史記本紀索隱漢書志顏注
今誤為譙釋訓絅絅與集韻一東及一屋引合今誤
不可識譚欺也見集韻十八隊及三十七號今誤為
評釋嵱項瓶也今所誤字不知所从笛謂之籋今誤

爲簿釪鎛也字在韵韻今誤从于蘇笏也與集韻九魚引合今誤爲篨釋樂大頀今爲護與上誣䙄字例不一釋地陴洋厓也（陴洋二字正文錯入注）與集韻十九侯引字合今誤洋盆不可通矣釋草郝螂丹參也今誤丹爲也釋木棯檻㯝也與集韻五十瑊引合今皆誤才爲柔也今誤爲柔釋魚鱄鮃鰨也今誤爲鰨字書無此字也其餘偏旁音切足資是正者往往多有洵善本也已支硎山人者錢遵王以爲惜遺其姓氏然跋後餘葉又有書札草藁一通筆迹正同末署庠拜告劉太守賢友中稱曾任河南巡撫壬申歲以戶侍歸

別墅曰東溪有東溪吟稿續稿求儀部楊先生序似非必不可攻者姑識以待熟于明代事跡者訪焉

附支硎山人跋

右廣雅十卷有士人袁飛卿舊云在某家可跡因從求之凡半載僅十數往返皆莫致疑其吝也邇忽來畀繕錄整然徵白金五十星乃始釋去錢物可得書不可得雖費當弗校但今之學者崇尙輕鄙古文奇字實無用則此書寧非贅乎小齋初夏稍淸閒聊書以識所自云時在正德乙亥夏閏四月廿三日支硎山人手書

跋急就篇

宋淳熙十年趙汝諳校刻顏師古注急就篇羅願爲之記者已不傳王伯厚因其本作補注刻在玉海後故獨存首列至道御書而分注碑本顏本李本黃本越本五家異同碑本皇象書即羅記所云今世有一本是吳皇象寫三十一章者也又宣和二年葉夢得題言右章草漢黃門令史游急就二千二十三字相傳爲皇象書摹張鄧公家本張必碑本葉從而摹之與趙羅所見皆全文而今本不可得見矣雎明正統間楊政重摹葉殘本尚在松江府學予收有拓本遂

校之一過

書宋槧廣韻後 辛巳

世所行廣韻有三其本各不同家亭林先生刻節注本也吾郡張氏刻足本也而楊州詩局所刻平上去皆足入聲則節注其兩節注之本又不相同今年於洪鈐庵殿撰家獲見所收宋槧有曹楝亭圖記者第五冊乃別配又一宋本正楊州本之所自出證以潘稼堂爲張氏作序言見宋鋟於崑山徐相國家借錄以歸張子士俊得舊刻於毛氏而缺其一帙予乃并以寫本雖潘未舉所缺何帙然此無予晉斧季父子

圖記決非一本可知張曹不同之故及節注又不同之故則皆見此而了然矣長夏無事粗讀一過又如局刻校讎不精多失宋槧佳處即如去聲豔第五十五㮇同用陷第五十七鑑同用鑑第五十八𨢊第五十九梵同用次序分合猶存廣韻之舊視張刻之依禮部韻略豔與㮇𨢊同用陷與鑑梵同用而移𨢊於陷鑑前改爲𨢊五十七陷五十八鑑五十九者適勝乃曹氏重刻時反依張轉改何歟且其轉改實在刻成之後故於目錄僅將𨢊陷鑑三大字鑿補而小字任其牴牾近時戴東原撰聲韻考目之爲景祐後途

改不知其出曹氏手失在未及見此耳戴所見世行三刻及明大板外僅有盧侍講藏舊本鈐庵家亦有之卽明大板及亭林本之所自出節注之祖也係元代坊板遜宋槧遠甚固宜然則宋槧誠至寶矣其餘曹依張改字處殊復不少不知張氏刻書好爲點竄如玉篇如羣經音辨以舊本勘之往往失眞非獨廣韻安得傳是樓宋本一旦再出盡刋潛氏轉寫張氏意改之誤且更與此本添一重印證也

書元槧廣韻後

今世之爲廣韻者凡三一澤存堂詳本一明內府略

本一局刻平上去詳而入略本三者迥異各有所祖傳是樓所藏宋槧者澤存堂刻之祖也曹楝亭所藏宋槧第五卷配元槧者局刻之祖也此元槧者明內府刻及家亭林重刻之祖也局刻曾借得祖本校一過知其多失眞澤存堂刻各書每每改竄當亦不免失眞惜未知祖本何在耳明內府本得此相校亦多失其眞所謂開卷東字下舜七友東不訾即譌七友作之後者也亭林重刻自言悉依元本不敢添改一字而所譌皆與明內府板同是其稱元本者元來之本而亭林仍未嘗見元槧也至朱竹垞誤謂明之中

涓柳注始成略本不審何出但非得見祖本早在元代固未由定其不然矣其或目此為麻沙小字宋槧則書估為之無足憑信也又按局刻所配入聲與此亦迥異疑宋代別有略本流傳如此附書存之以俟考

題鈔本集古文韻　癸未

柯溪居士得夏竦集古文韻鈔本首有紹興乙丑齊安郡守晉陵許端夫序以其與乾隆間歙人汪啟淑刻本質乎不同屬予審定予案英公此書從前甚秘近因汪刻遂得頗行汪所據者影寫北宋本也而此

乃南宋本汞經重刊故見者絕少唯全謝山從天一閣借鈔曾有題跋觀許序知其正合柯溪家山陰與鄞鄰近殆同出一源耶夫書之爲物至多人生讀之難遍以謝山之博覽而弗知北宋本之倘存如僕者雖知別有南宋本而垂老始獲一見於柯溪之得然則目錄之學亦豈易言哉范氏原本已散落新編目無之吾更願柯溪善爲什襲勿輕借人也

跋影宋本國語後 乙卯六月

明道二年所刊國語印本不可得見此影寫者時章獻明肅劉后臨政諱其父名故通字每缺一筆今所

寫尙然精審可知矣傳校本外閒多有予亦屢見之錯誤脫落均所不免近陳氏樹華曾著外傳攷正所據亦傳校本故終不得其要領如周語欲城周注欲城周者欲城成周也今本正文衍成字并添注爲甚蕪累之語魯語齊夫人辭而復之今本夫人作大夫若是則敬姜何以爲別于男女之禮乎又笑吾子之大也註謂驕滿也葢大卽驕泰字爾今本於正文加滿字遂改注謂爲滿以就之此類往往未經攷正乃知眞本誠可寶也往者惠松崖先生假陸敕先所校于沈寶硯寶硯秘不肯出今蕘圃黃君乃以眞本見

借所獲抑何奢與爰悉心讎勘凡兩踰月始克歸之自今而後宋公序以後本當以覆瓿矣

宋槧通鑑外紀詳節曾夫人辭而復之與明道本合明板改大夫失道原之舊矣

影鈔安氏本戰國策跋

高氏戰國策姚伯聲校宋槧本有二皆見蒙叟之跋一得於梁溪安氏再得於梁溪高氏迨後高氏本會在長塘鮑丈綠飲以翁處有嘉慶癸亥翻刻者是也今歸長洲汪閬原家安氏本僅見影寫者向爲小讀書堆所收今與眞本皆不知歸何許矣此則有堂吳

子先世之遺亦從安氏本影抄行款筆迹幾乎無二展玩再四恍如宿覯唯每冊有錢楚殷圖記爲少異耳楚殷最多秘笈何義門學士手校題跋每言從之借來距今百年流轉就稀想乾隆間入璜川者或非一種而予之寓目則止此而已吾願有堂其尚無善保之哉

書元板胡三省注通鑑第八十卷後

通鑑晉咸寧五年禹分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注云時有司豫徐兖荆揚梁益寧交秦雍涼冀幽并青十八州刺史今按景參既云十八州刺史而上文則

司一豫二徐三兖四荆五揚六梁七益八寧九交十
秦十一雍十二涼十三冀十四幽十五并十六青十
七而止何缺其一予以通典晉宋兩志温公考異互
考之知本於幽下有平字而以平爲十六并爲十七
青爲十八故云十八州刺史也元板刊刻時遺落平
字失景參之舊耳通鑑正文於上泰始十年閏月明
書分幽州置平州尤屬確證但景參十八州刺史之
說郄有微誤何則通鑑正文於下太康元年十月始
書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又晉志云晉武帝太
康元年既平孫氏省司隸置司州是咸寧時所統郡

方屬司隸校尉不得有司州刺史名目矣所謂今之刺史幾向一倍者正指刺史有十七并司隸則十八而爲言敷參注欠分晰便似咸寧五年之前已立司州刺史其爲微謬不可不知也讀全書者若於如脫平字之類得元板之所譌於咸寧無司州刺史之類得胡注當辨正而未經前人舉出者條舉件系各爲之考證昔人有言精索而粗用深探而約見爲後學垂益於無窮其庶幾乎嘉慶癸酉書於江寧寓館時方爲鄱陽中丞重開是書也

題宋嚴州小字本通鑑紀事本末

建安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宋槧凡二其一爲小字本王伯厚玉海所言淳熙三年詔嚴州摹印一部者也其二爲大字本節齋趙與𥲅於寶祐丁巳重刊而序之者也大字本之板前明尚在南監故外間印本不少小字本則僅有宋印耳此部爲崑山徐尚書所藏卷端鈐其名號圖記通帙精善尤可寶貴矣道光癸未陽月程恩澤初姻孟出以見示屬加審定爰書是而貽之

宋本名臣碑傳琬琰集跋 甲申三月

孫淵翁從五硯主人得此知少上集時在德州札子

屬購其全寄去因以重者見歸忽忽十餘年未曾一讀前歲張古餘留一鈔本於揚州近始攜回兼借他本勘對正其錯補其缺去其重略得就緒視鈔爲勝矣中集十七卷第六葉仍缺如也憶小讀書堆藏初印本似宜有之惜今不知散落何地即淵翁家全本亦下豁無恙否耳上集補鈔另爲帙仍缺廿七卷第五葉

吳越春秋跋 甲寅

嘉定甲申吳越春秋影鈔本也初閱第九卷越女劍事女即捷末下多袁公操其末而刺處女女應即入

之三入處女因舉杖擊之其廿三字與御覽類聚選注所引合遂全勘一過其他佳處似無過此者然較之此本固勝矣

洛陽伽藍記跋 戊辰

予嘗讀史通補注云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補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恡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注若羊衒之洛陽伽藍記云云知此書原用大小字分別書之今一概連寫是混注入正文也意欲如全謝山治水經注之例改定一本旋因袁壽皆取手校者去未得施功此臨毛

斧季校續得諸書賈斧季多見舊刻名鈔亦懵然不知有大小字之說蓋其誤久矣惜牽率乏暇汗青無日爰標識於最後世之通才倘依此例求之於讀是書思過半也已

跋季滄葦藏宋本輿地廣記後　庚辰

殘宋槧本歐陽忞輿地廣記起十八卷四葉盡卅八卷五葉大較存廿一卷季滄葦藏有圖記先從兄抱沖收得維時周漪塘家先有是書鈔本脫落譌錯殆不可讀曾借去就所存者校正深以爲精於後外間復有從周借傳者其題目此殘宋槧則曰重修本蓋

祿第十九卷尾云嘉泰甲子郡守譙令憲重修淳祐庚戌郡守朱申重修第十八廿三廿九卌一卌五卷尾皆云淳祐庚戌郡守朱申重修故也夫譙令憲朱申皆自稱郡守而不署其郡然則果何郡耶以予論之二人者皆廬陵郡守也忞書之板何以在廬陵以忞其郡人也是書撰於北宋政和中由嘉泰四年甲子上數之相距凡八十餘年而開雕歲月末有明文也下數淳祐十年庚戌首尾四十七年耳兩次重修皆郡守主其事故前後二人並列焉補葉雖漸多初板終未全泯固可寶也此外又有朱竹垞藏本曾在

浙人韓姓家所缺卷頁互爲不同而俱缺者則尙有之也不寧惟是以此本相決朱本乃另一翻板何以言之細勘廿一卷內無一葉之同卽校心記數工匠姓名無不皆然故曰另一板也字形相近之譌往往沿襲重修本而且加多焉故曰翻也翻者非他也翻重修本而已矣周漪塘家鈔本正出於彼其印本甚糢糊宜抄本之脫落譌錯矣今年病暑餘暇借先從見遺書來讀一過知其原委因卽題此於裘庶將來有得見之者據吾所言以覈其實焉又竹垞藏本聞汪君閬源近已買得擬他日借來再勘之

跋朱竹垞藏宋本輿地廣記後

歐陽忞輿地廣記新刻本有校勘札記二卷大指專爲掊擊宋校而作宋校者彼序所謂竹垞所藏本糢糊闕損處輒有紅筆塡寫字不知出自誰手以其用紅筆故以宋校稱之者也竹垞藏本今爲汪君閬源買得借來一勘與札記所言者十有八九不合唯以彼序所謂時下鈔本求之則多合焉於是尋其條件有並無宋校者則竹垞藏本不著一字處也有並非宋校者則竹垞藏本另有時人墨筆字處也至於其餘十之二三方爲紅筆塡寫字然亦或合或不合則

又視乎時下鈔本言之故同一紅筆也而其言之有稱朱校者有不稱朱校者夫彼何以如是之用心我則弗能知而彼之如是其不合則竹垞藏本有字無字塗筆紅筆犂然具在固可燭照而數計也雖然世之不獲見竹垞藏本者衆矣將奈彼札記之歸咎朱校何吾願汪君據此之眞顯彼之僞每條每件標而記之繕錄一帙以便傳觀庶幾於讀歐陽忞此書者不致多所失實而曝書亭插架自是稍謝金根白笈之謗不亦善乎遂於還書汪君之日識此而遺之

雲間志跋 甲戌

往者吾友袁君廷壽有鈔書癖與盧學士文弨錢少詹大昕諸先生往還每聞秘冊必請傳其副間遨予過五硯樓品題商榷以為樂事憶初鈔得是書相示時予謂之云元徐碩至元嘉禾志每條下所繫考證以典核稱而華亭一縣之考證乃全取楊潛語惜未有能為之表微者耳今倏忽十有餘年其本遂為沈毗雲司馬收得偕孫伯淵觀察刊行昔賢慧命賴以不墜豈非二三好古君子心力之所為哉故輒記緣起以附於後

太常因革禮跋

北宋三修禮書閱贊久佚政和僅存嘉祐太常因革禮廬湖李氏所題載鄱陽經籍考予求其書歷年不可得意謂康熙間徐健庵司寇撰讀禮通考時引用具在未應亡也久之見郡城蓮涇王氏家藏書目云太常因革禮一百卷五册失五十一至六十七共缺十七卷鈔白五百七十六翻益信其尚存唯蓮涇之書久散亦無從蹤跡也今年乃見此本於璱人孝廉舟次借得轉寫一部爲之稱快所缺十七卷與蓮涇目同特傳是樓目未列不知彼時足否耳孝廉頗有意流傳之此固讀宋史禮志所必當考索者也還書

之日屬題其後於是乎書

影元槧鈔本元朝秘史跋 乙丑

元朝秘史載永樂大典中錢竹汀少詹家所有即從之出凡首尾十五卷後少詹聞桐鄉金主事德輿有殘元槧本分卷不同囑彼訖出據以著錄於元史藝文志者是也殘本主事嘗攜至吳門予首見之卒卒未得寫就近不知歸何處頗用爲憾去年授徒廬州府晉江張太守許見所收影元槧舊鈔本通體完善今年至揚州遂慫恿古餘先生借來覆影此部仍見命校勘乃知異於錢少詹本者不特分元朝秘史十

卷續集二卷一事也卽如首卷標題下分注二行右忙豁侖紐察五字左脫察安三字必是所署撰書人名銜而少詹本無之嘗依此補正其餘字句行款亦往往較勝可稱佳本矣校勘畢記其顚末如此若夫所以訂明修元史之疎略少詹題跋洎考異中見其大槩引而伸之唯善讀之君子茲不及詳論云

書律十二卷音義一卷後 壬申

是書宋槧爲浙人某乙所得某乙以吾鄉某甲爲知書就而請題目之某甲告之曰此宋槧宋律也某乙遂每訑人以收藏宋律焉又浙人某丙鈔其副求善

價以沽於諸好書者亦往往詫人言予欲買吾影鈔宋本宋律乎予既備聞是兩言者而疑之以爲考諸宋史及文獻通考玉海等書趙宋一代所用名曰刑統安得有所謂宋律也者但刻本鈔本予皆未從寓目久久不敢斷其是非也今年始轉輾獲影鈔本急讀一過凡律十二卷音義一卷於是啞然笑曰是豈宋律哉客曰此何書予曰唐律也客願聞其說予因告之曰律十二卷者唐律之正文不附長孫無忌等疏者也音義一卷者孫宣公爲唐律所撰之音義也玉海六十六日天聖律文音義七年四月判國子監孫

奭言准詔校定律文及疏律疏與刑統不同本疏依
律生文刑統參用後敕雖盡引疏義頗有增損今校
爲定本須依元疏爲正其刑統衍文者損闕文者益
以遵用舊書與刑統兼行又舊本多用俗字改從正
體作律文音義一卷文義不同即加訓解詔崇文院
雕印與律文並行先是四年十一月奭言諸科唯明
法一科律文及疏未有印本舉人難得眞本習讀詔
國子監直講揚安國趙希言王圭公孫覺宋祁楊中
和校勘判監孫奭馮元詳校至七年十二月畢鏤板
頒行又曰書目律令釋文一卷天聖中孫奭等撰字

義不同恐有觧訓其明文一也文獻通考二百三　曰律
文十二卷音義一卷陳氏曰自魏李悝漢蕭何以來
更三國六朝隋唐因革損益備矣本朝天聖中孫奭
等撰音義自名例至斷獄歷代異名皆著之其明文
二也書錄解題與文獻通考文同其明文三也宋史
藝文志曰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唐長孫無忌等撰
又曰孫奭律音義一卷又儒林孫奭傳曰嘗奉詔校
定律音義其明文四也然則其爲唐律固易知矣又
何至無可題目而杜撰宋律也且附長孫無忌等疏
之律有前孫伯淵觀察屬予校刊行世者在取其正

文對勘便見亦不必俟博考羣書而後定耳爰評書其事於影鈔本後以為不學而妄談宋槧疑誤世人者戒

影鈔本音義末葉所列天聖校勘人銜名有空闕處當是宋本紙毀損也以玉海證之一行為趙希言名一行為王圭名而其銜則無以補全矣

思適齋集卷十四終